

# 读与不读，书都在那里

姜范

在科举的年代，读书人如果不能考取功名，就是无用了。

比如孔乙己。读过书，但没考中功名，还不会营生，又不肯出苦力，只好靠小偷小摸过日子，最后在小镇老小的耻笑中潦倒而死。在那个凉薄冷淡的社会氛围中，失败者就是不被接纳的多余人。

这当然是读书人生不逢时的悲哀，却不能说是读书的悲哀。他身上最亮的部分，还是读书的痕迹。他斯文客气，从不拖欠，时常感到羞耻，在少年老成的小伙伴看来，他是店里人品最好的客人。自己穷得没几颗豆子可吃，还愿意分给嘴馋的小孩子。他最高兴的时刻，就是眉飞色舞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“茴”字有四种写法。

在大洋那一边，新闻记者狄更斯发现，一位不知名的先生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室里。在《博兹特写集》中，狄更斯写道：“他早上十点就会坐在老位子，他总是下午最后一个离开阅览室的人。他整日坐在那儿，趴在桌前，好像要隐藏外套掉了纽扣扣似的。”狄更斯观察到，他既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贵族富商，似乎只是来消磨时光。

如果他们能跨越时空握握手，一定

会感慨：读书在茴香豆和面包上的贡献几乎为零。他们的不同在于初衷，一个是求不得，一个是无所求。

读书常常是无用的。应付不了考试，晋升不了职称，变换不成银子，读书这件事就成了忙人眼里的闲事。

那些有目的的读书，当然值得尊重。工具性阅读、知识性阅读也好，情感性阅读也罢，出自不同的需求，却都有同样清晰的指向——前者通向谋生的手，后者通向渴望的心。

比如读史。祖宗的库存实在太丰厚了，随便翻翻都是刀枪剑戟珠光宝气，拿到今天要耍依然虎虎生风。还是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生命，还是这个文脉流传下来的继承者，即使是迟到了千百年的握手，依然有切肤贴骨的亲切。这样的阅读，同样入眼入心。

那些无用的阅读，大多通往心灵，也就散漫随意得多了。

在诺贝尔晚宴的致辞中，莫言曾说：“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。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。”呕心沥血写作的人都说无用，读的人也未必派得上多大用场。无即是，有听起来有点玄。

宋太宗就直白很多。一个统治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疆域的帝王，坚持每天读三卷《太平御览》。如果有事耽搁了，改日还要自觉补上。看看他喜欢的那部包罗古今万象的《太平御览》吧，治国理政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那些怪异、神鬼、虫豸，想必都不能用来处理国计民生、杀伐决断。

如此自加压力，下人未免心疼地拍马屁：您国事辛劳，还坚持读书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太宗的回答很平静：性喜读书，开卷有益，不以为劳——我喜欢读书，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，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，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。

总拿边缘化的文史故事举例子似乎不够有说服力，那就看看视觉中心区的经济学吧。经济学家不是也自嘲吗，经济学不能告诉你如何发财，却能告诉你为什么会站在失业的大军里。

有时候，知识与智慧的力量，不是直接的读以致用，而是启迪和滋养心灵，让人看得清楚，败得明白。

无用的读书好像初恋，只管凭着感觉去体验就好。常常修不成正果，反倒让回忆有了滋味。

一年又一年，晓镜云鬓改，眼睛里不

复探寻的光。学生时代积攒的老本，早已在日复一日的工作输出中消磨殆尽。即便还有库存，也多是羞于见人的陈芝麻烂谷子，已然生不出新枝了。

写着写着就没词了，说着说着就没了话了。美丽丰富的母语，到了自己手里，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点在反反复复，落了个无色无味。看看日常的文化生活，似乎已经与娱乐画了等号。看电影电视玩游戏，美其名曰减压，日子就在爆米花和肥皂泡泡中飞逝。逐渐习惯没营养的输入，任性地对费脑的事说不。直到某天突然发现自己面目可憎。

然后，也许会想到读书。没了目标，再去读书，反而安静从容了，也慢慢地品出了，读书的过程就是愉悦。

认出沙漠里一朵花的名字，知道女人脖子下的凹陷叫什么，随着王尔德体会人生堕入谷底迸发出来的热爱，真没用，也真新鲜真有趣。

书里传递的善良、包容、羞耻、同情，是无价无市的非卖品，是塑造健全人格的必须。读书给予的另一些，比如想象，比如坚韧，比如自信，比如趣味，更是通往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钥匙。

这才明白，读与不读，书一直都在。

中国好书(2016年11月)

排名	书名	作者
1	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：长征叙述史	丁晓平 著
2	丹心素裹：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	沈安娜 口述，李忠效 华克放 整理
3	千古一帝秦始皇：全2册	王立群 著
4	并世双星：汤显祖与莎士比亚	李建军 著
5	大而无城：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	许宏 著
6	顽石的风流	朱良志 著
7	景观中的艺术	翁剑青 著
8	绝响	界愚 著
9	看脸	华沙 著
10	我的名字叫丫头	刘玉栋 著

(排行榜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提供)

宫墙内、闹市间、公园里、剧院中……特色公共阅读空间在一座座迥异的建筑里生长起来。建筑精美、

风格独特是表象，主题藏书、特色活动是内涵，人性服务、读者关怀是基本——

## 请进，这里是公共阅读空间

□ 李哲

在北京繁华的西四大街旁，矗立着万松老人塔。作为元代建筑，几个世纪以来，万松老人塔默默凝视着城市与历史的沧海桑田。然而，就在两年前，老人塔突然改头换面，有了新的名头——砖读空间。从此，静谧而空旷的小院被书香和书声填满。

诞生于2014年的砖读空间，是北京市西城区首家特色阅读空间。此后，宫墙内、闹市间、公园里、剧院中，甚至在银行、酒店、商城……特色阅读空间在一座座迥异的建筑里生长起来。

### 古建新身份

砖读空间在书架上摆满了“北京人写的、写北京人的、在北京写的书”。在这座国家级文保单位里，读者不仅可以看书、买书、借书，还可以查阅丰富的北京史料文献，看展览、听讲座。因此，这里被读者称为老北京精神的奢侈品店。

记者了解到，万松老人塔四合院曾被一家事业单位使用，该单位腾退后，这里就闲置了下来。如果放在过去，这里要么大门紧锁，要么被改造成一个博物馆。但成立博物馆就意味着增加人员编制、增加财政负担。同时，传统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往往远离百姓生活，容易“陈”不变。鉴于此，西城区考虑引入社会力量。

2014年初，正阳书局老板崔勇的“京味书房”方案，“不动火、不改结构，对文物干扰最小”，打动了西城区文委，免费获得了院落使用权。此后，万松老人塔的保护仍由西城文委负责，庭院内的日常维护和使用则交给正阳书局。崔勇在这里布置了数万册图书——大部分可供销售，小部分珍藏，市民可免费借阅。

同属地标式古建筑、与什刹海一街之隔的雁翅楼是京城中轴线的知名景观。2012年，“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”启动，消逝了60多年的雁翅楼得以复建。2015年，经历过成卫建筑、清政府内务府公署等身份的雁翅楼摇身一变，成为“雁翅楼中国书店阅读空间”。这也是西城区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。

北临南锣鼓巷，南接景山游览区，雁翅楼闹中取静，成为一处爱书人的精神家园。运营该书店的是北京著名老字号文化企业中国书店。“阅读空间一层为常规的图书销售区，二层则兼具书吧、书籍展示、沙龙等多种功能。此外，还可以提供中国书店特有的古籍修复、古旧书收售等服务。”总经理于华刚介绍，“这里将集公共阅读、文化传承、慢生活休闲、文化产品推介于一体，以服务大众为目的，在向社会公众展现北京历史文化的同时，提升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”。

古建筑的新身份，为何选择阅读空间？记者从西城区文委了解到，调查显示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有个安静下来、踏实读书的地方。然而，西城作为北京核心城区，真可谓寸土寸金，新建足够数量的文化站、图书馆并不现实。经过论证，西城区决定借助民营机构力量，为公众提供文化底蕴丰厚的阅读空间，而空置、新复建的古建筑就成了首选。

### 书香“便利店”

打造一两个特色阅读空间，绝非难事。环顾中国各大城市，别说小小一个阅读空间，就是动辄上亿元的大型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也比比皆是。然而，要想让文化设施像“便利店”一样随处可见、亲切便民，进而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面对这个难题，西城区大胆提出了“15分钟公共阅读网络”的目标。据北京西城区文委副主任高杨介绍，西城区将以公共图书馆为基础，以街道图书馆为辅、以社区书香驿站为延伸、以特色阅读空间为亮点，并合理布局自助借还机、云阅读平台、数字下载文献平



台等各种设备来构建“15分钟公共阅读网络”。

短短两年时间，精美而独特的特色阅读空间迅速成长，仅经西城区文委认定的就有16家。加之图书馆、传统书店等其他类型的阅读空间，面积仅有50平方公里的西城区已逐渐搭建起了书香“便利店”的网络。

特色阅读在社区。藏身于西城区下斜街1号院的甲骨文·阅读空间，曾被评为最美的社区书店。这里是书的海洋，同时也是植物的天下，是私人藏品的展柜。这个阅读空间还打出了“有声书店”的概念，致力于推广看书、读书、说书的阅读方式。抑扬顿挫，韵味悠长，生活在朗朗读书声萦绕的社区真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特色阅读在公园。坐落于金中都公园的第二书房拥有着数量庞大的铁杆小粉丝。第二书房定位于“父母学堂，儿童书房”。在这里，全世界最优秀的童书任君选阅，作者见面会、绘本故事会、创意绘本手工等活动一应俱全。小小的公园因书房的存在而人气倍增，儿童小推车在门口一字排开的场景常常在此上演。

特色阅读在剧院。北京繁星戏剧村阅读空间位于抄手胡同内，是文艺青年爱好的小天地。与剧院浓郁的艺术气息相呼应，阅读空间特别准备了相关剧本及戏剧研究著作。在繁星书吧筹建过程中，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提供了不少的策划与书籍，以此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半径，借助剧院来吸引年轻的读者。

### 一点有一策

特色阅读空间到底是什么，特色在哪里？建筑精美、风格独特是表象，主题藏书、特色活动是内涵，人性服务、读者关怀是基本。同时，在运营模式上，一点一策也是其独具魅力之处。

打造特色阅读空间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政府文化惠民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从2014年开始，西城区文委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构建、扶持一批具有特色的公共阅读空间，其中不少已成为北京阅读的新地标。

遵循着“求同存异，一点一策”的发展思路，公共性、专业化是其宗旨，而共享和创新则是其运营模式的特色。具体而言，从创办模式上，“特色阅读空间大致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公办民营型，即政府提供空间设施，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管理，如砖读空间；另一种是民办助型，即社会组织提供空间设施，政府给予资源支持以开展阅读服务，如繁星书吧。”古杨利说。

新生事物总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。例如，长期以来，关于特色阅读空间的公益性与营利性之争一直存在。有人质疑，既然政府有投入，为何还要收费？采取会员制的第二书房成为聚焦点。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，认为公益不能仅靠一腔热情来支撑，尽管政府提供了免费空间，但书本购置、日常维护、人员聘用都需要不菲的资金作保证。因此，应该允许阅读空间通过合理收费来弥补成本，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并保障阅读空间的服务质量。

此外，谁能获得公共资源，如何保证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一大争议点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公平科学的规范程序，政府既要提供资源，也要出标准、抓方向、严考核。2016年8月，西城区成立专门工作小组，对已经申报进入评估程序的18个特色阅读空间进行了第三方考评工作。本次考核将为西城区出台《西城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“书香西城”的若干措施》和《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奖励补贴若干细则》奠定基础，也是下一步对各空间进行奖补工作的依据。

“考评显示，绝大部分特色阅读空间都获得了较高的读者满意度。多数特色阅读空间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，许多服务创意独特。”考评小组专家代表、西城区图书馆协会会长郭斌说，“同时，对运营者的指导和培训也需要加强，以利于空间的规范化发展”。

悦读  
BOOKS

## 在玄奘楼下读书

□ 李咏瑾

生命中的“星斗”，既是指向理想与自我奋斗，又是指向知识和人类文明的薪火传承

方所成都店，隐逸在这座城市最喧嚣热闹的购物中心。通过一具包裹在巨大“子宫”里的悬梯深入地下，让人觉得每一次抵达都好似一次新生。浩繁的书籍伸出“双手”，在人间稳稳地承托住你的内心。

是书籍，让人类的灵魂不至涣散，世代传承的精神不至于湮灭。

在宋代名臣李纲的《小字华严经合论后序》里，对“方所”二字有着极为生动的注解：“如泛巨海，浩无津涯，必观星斗，乃辨方所。”隐隐折射出人生的旷大与虚无，必须要找到生命中的“星斗”，才能明白自身指向的意义。而这种“星斗”，既是指向理想与自我奋斗，又是指向知识和人类文明的薪火传承。方所成都店将这一概念具象化地铭刻在了地面的标志桩上——黑色方尖碑承托着巨大的星座，凛凛闪耀过所有的日月晨昏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方所地面上的大慈寺就是一代高僧玄奘法师剃度出家的地方。唐武德元年(公元618年)，他从长安到成都，在大慈寺研习诸部经文，学习了4年时间，再取道荆州，踏上了漫长的西天取经之路。所以，身在方所，就等于是昔日唐玄奘的楼下看书。遥想到他在1000多年前为了求取文明的火种而突破了生命的极限，而现在汇集中外语言的30万册图书就这样琳琅满目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，触手可及，这种对比令人动容。据说，在方所成都店设计之初，设计师们就不约而同地认定了“藏经阁”这一设计概念，也算是向千年以前的玄奘表达敬意。

随意漫步在方所里，拿起一本书、放下一本书，翻开一本书、合上一本书，内心都如水般沉静。可能是因为身处的这个空间，由木、铜、铁、石等天然材质构筑而成，8米的挑高，逾越了100米横跨的巨大穹顶，极像一个沉睡在地底的蒙昧洞穴；37根造型迥异的立柱，铺满行星轨迹的地面，又使得这里很像太初混沌时期的宇宙空间。高低纵横的书柜拼接而成的山川、河流、峡谷和观景台，个人只是极微渺的元素，可以随意隐匿于书山卷海里，找个角落静静坐下，阅读、沉思、抄写、微笑，将自己与书香融为一体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

各地的美食到了四川都必须带一点“辣”，川人才买账，“洋气”的方所也不例外。但它所接上的“四川地气”不在形式，而在其神髓。设计师朱志康来自台湾，却深谙四川人“窝”和“摆”的生活态度。这两个动词极为鲜活，前者是指四川人无论爬山还是逛街，就连在书店也不例外，是绝不耐烦久站的。一旦累了立即就像某种猫科动物，伸个懒腰，再找个地方舒舒服服“窝”一会儿，吃点咖啡小茶，和身旁的碎嘴子朋友细细密密聊上几句，人生如此，不亦乐乎。

所以，方所内随处设置着喝咖啡的场所，甚至还有独立设计师的服装店、配饰店及各种书画展览空间分布其中。主推文化产品，同时实现了书店与创意空间的有机结合，难怪2015年方所成都店建成之初，就被国际权威家居生活杂志《Architectural Digest》(安邸国际版)列入世界最美的书店榜单。

我在方所看过书，买过书，听过讲座，受邀参加过朋友的诗歌朗诵会。灯光明灭切换间，当我在台上朗读完一首诗歌，然后掌心微微出汗，接着我离开喧嚣的舞台，人群又如潮水般聚向台上新的中心，新的配乐再度响起。我远远地走开，找个角落坐下，头顶回旋着远处传来的诗句，我再翻开一本新书，从第一句开始读起。